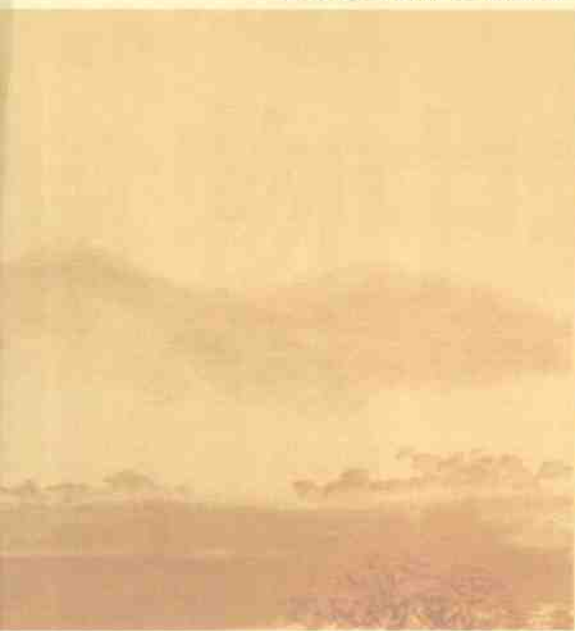


文学豫军创作研究丛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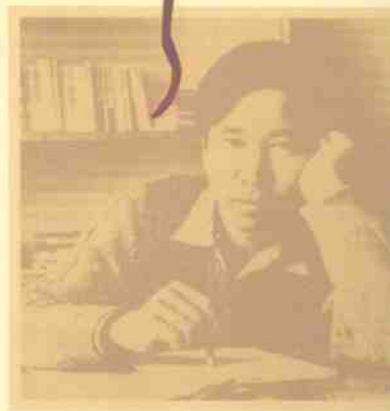


XIAOSHU CHUANGZUO LUN  
YAN LIANKE

小说创作论

陈英群 著

阎连科



郑州大学出版社

选题策划 杨秦予 王卫疆  
责任编辑 王雪艳  
责任校对 刘晓丹  
封面设计 普天喝彩设计机构  
版式设计 刘晓丹

文学豫军创作研究丛书

阎连科小说创作论

李佩甫小说创作论

刘庆邦小说创作论

刘震云小说创作论

ISBN 978-7-5645-0150-1



9 787564 501501 >

定价：39.00元

文学豫军创作研究丛书

小说创作论

陈英群  
著

XIAOSHU  
YANLIANKIE  
CHUANGZUOLUN

閣  
友  
科



郑州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阎连科小说创作论/陈英群著. — 郑州: 郑州大学出版社, 2010. 1

ISBN 978 - 7 - 5645 - 0150 - 1

I. 阎… II. 陈… III. 阎连科 - 小说 - 文学研究  
IV. I207. 4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176013 号

郑州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郑州市大学路 40 号

出版人: 王 锋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河南新丰印刷有限公司印制

开本: 710 mm × 1 010 mm

印张: 17.25

字数: 240 千字

版次: 2010 年 1 月第 1 版

邮政编码: 450052

发行部电话: 0371 - 66966070

1/16

印次: 2010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

书号: ISBN 978 - 7 - 5645 - 0150 - 1


定价: 39.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向本社调换



## 内容提要

这是国内第一部专论阎连科小说创作的学术著作。论著梳理了阎连科三十年来的小说创作经历,讨论了作家四个小说系列的形成和内容。阎连科的创作心理定势既有作家个性气质和自然禀赋的表露,又有他生活阅历、心理体验和创作审美经验的积淀。他的小说创作主要有苦难与抗争两大主题,既支撑起小说的结构,又贯穿小说叙述的始末。他独特鲜明的小说叙事风格,构筑起他特有的丰富多彩的小说世界。





## 代序

### 走进阎连科的小说世界

初读《年月日》，即被故事的内容所吸引，不由得一连看了三遍。千古旱天，荒凉空寂的山梁上，一个年逾古稀的老汉，带着一只被祈雨时的毒日头晒瞎眼的盲狗，守护着一棵侥幸出土的玉蜀黍苗。在极其恶劣的生存环境下，老人与狗相依，与鼠争粮，与狼对峙，以鼠为食，居然呵护着玉蜀黍苗成长起来。老人将死之际，用身躯做肥料，滋养玉蜀黍成熟。玉蜀黍结了七颗种子，七个年轻人将它们种下，又长出七棵玉蜀黍苗。如同神话般的演绎，现实中未必存在，我却宁愿相信故事里的情节曾经发生过。后来读到《日光流年》，我跳过使生理产生不适的句子，坚持将全书看完。三姓村人同“活不过四十岁”这一宿命进行的惨烈抗争，令人感到震撼。我对这两部小说的作者阎连科产生了浓厚的兴趣，阅读了他大量的文学作品，试图在他的小说世界里探个究竟。

阎连科在文坛起步较早，却属于大器晚成。他在创作早期似乎有些“文运不佳”，没能在中国文学的鼎盛时期顺利“出道”，没能很快地被当代文学界所接纳。其实阎连科是一个勤奋高产的作家，尤其是中篇小说创作颇丰，显露出他非凡的文

学天赋和写作功底。在他创作的高峰时期,发表的小说几乎覆盖了全国所有的大型文学刊物,在当代文学史上堪称是一个奇迹。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随着中篇小说《年月日》与长篇小说《日光流年》的相继问世,阎连科独特的叙事风格在文学界引起很大的反响。而后的十余年间,阎连科又推出了《坚硬如水》、《受活》、《丁庄梦》、《风雅颂》四部长篇小说,皆受到文坛瞩目。赞誉也好,争议也罢,业已奠定了阎连科在中国文坛的一线作家地位。

三十年来,阎连科的小说世界蔚为可观,其创作的小说系列已有四个。“东京九流人物系列”有《横活》、《斗鸡》、《芙蓉》和《名妓李师师与她的后裔》四篇中篇小说,也是作家少有的与“历史”有关的小说中的几篇。“瑶沟系列”由《瑶沟人的梦》、《瑶沟的日头》、《乡间故事》等几篇中篇小说组成,后组合成长篇小说《情感狱》。小说中的主人公“连科”始终贯穿于这一系列的各篇,多多少少有作家阎连科乡村生活的影子。“和平军旅系列”主要由《中士还乡》、《寻找土地》、《夏日落》、《和平雪》、《和平战》、《和平寓言》、《和平殇》、《在和平的日子里》、《大校》、《寂寞之舞》等十几篇中篇小说为主干构成,是一组描写和平时期农民军人生存境况和精神状态的作品。“耙耧系列”是阎连科小说创作数量最大的一个部分,也是正在进行的一个系列。《耙耧山脉》、《天宫图》、《朝着东南走》、《黄金洞》、《年月日》、《耙耧天歌》等几篇中篇小说,与《日光流年》、《坚硬如水》、《受活》等几部长篇小说,构成了一个奇特景观的“耙耧世界”。“瑶沟系列”可看作是“耙耧系列”的一部分,“耙耧系列”实际上是“瑶沟系列”的无限延伸。在“瑶沟系列”时期,作家基本上还是沿用传统写实的手法描写乡土生活现实;到了“耙耧系列”,作家一改往日传统的现实主义写作方法,作品中开始有意识地融入多种创作手法,小说中写实的部分被逐渐淡化,文本中注入了大量荒诞、黑色幽默和神秘、魔幻的成分,全方位地运用超现实的写作技巧来书写底层农民真实的生存处境。正因为如此,两个系列皆有独立存在的理由。除了“东京九流人物系列”,其他三个系列都充满了厚重的乡土气息。“瑶沟系列”和“耙耧系列”毫无疑问都属于乡土小说,“和平

军旅系列”与乡土有着千丝万缕的牵绊,可以说是乡土小说与军旅小说的相互交融。

阎连科是一位非常成熟的作家,他的创作心理定势既有作家个性气质和自然禀赋的表露,又有他生活阅历、心理体验和创作审美经验的积淀。阎连科曾经讲过,“我少年时期有三个崇拜,即对城市的崇拜、对权力的崇拜、对生命的崇拜,这三个崇拜一直影响着我的写作和我对世界的看法。”阎连科对童年和少年时期贫穷、饥饿的体验尤其深刻,他把自身强烈的缺失性体验进而演变为对于普遍的缺失的体验,从自身的缺失中深深地感悟到社会的缺失、人类的缺失。少年时期为大姐治病的沉痛记忆,成年后亲眼目睹父亲死在自己的怀里的恐惧,创作过程中备受病痛折磨的亲身经历,使得阎连科对生命有着更深层次的体悟,直接影响到他的人生观和世界观的形成,左右着他的创作方向和写作过程。村干部在乡村中的权威性,有农村生活经历的人大都深有感触。阎连科说:“因为自己从小生活在乡村的最底层,对村干部有一种敬畏感,这可能使我对乡村的政治结构有一定了解而形成一种崇拜心理,它可能会成为我作品的‘村落文化’非常大的一部分。”阎连科特殊的生活经历影响着他的创作心理定势的形成,少年时期的三个崇拜已经映射出一个颇有些广阔的“耙耧世界”,记载着作家三十年来在文学道路上执著前行的孤独体验。他在孤独体验中同情民族和人类的不幸遭遇,他的心始终与中国最大“劳苦群体”的底层农民息息相通。

一个作家的创作心理定势往往左右其小说创作主题的形成,阎连科也概不例外。其作品中的苦难与抗争如影随形,两大主题就像并肩挺立的两根擎天大柱,既支撑起小说的结构,又贯穿其叙述的始末。由于作家笔下的人物要抗争的多是残酷的自然环境和不可逆转的命运,注定原本有意义有价值的一次次抗争难以摆脱失败的宿命,使得作品中总是浸染着浓重的悲剧色彩。难能可贵的是,阎连科将中国传统悲剧的世俗性和西方悲剧精神的高贵性巧妙结合,从窘困环境与热血生命的冲突中探究人类生存的意义和生命的终极价值,而其在一些重要作品中凸显出向命运抗争的悲剧精神,足以唤起人们更多的是一种崇

高感,从而引起人们持久的审美快感。

阎连科在早期的创作中,主要运用传统的写作手法创作小说。“瑶沟系列”基本上是根据作家本人所亲历的乡村生活体验有感而发,真实再现了一个贫困落后但不乏温情暖意的乡土世界。“和平军旅系列”是其乡土世界的延伸,作家感同身受地描绘了一批农民军人的生存境遇和心理路程。阎连科力图在小说的结构与语言上求新求变,在《日光流年》、《受活》等作品的创作中不断酝酿和尝试新的写作手法和文体支持,并取得了突破性进展,渐次形成了个性鲜明的叙述风格。由于阎连科在创作上不懈的探索和尝试,使其继《年月日》、《日光流年》、《受活》等后的绝大多数作品都散发着各具特色的叙述魅力。他的寓言化书写、亡灵叙事、索源体特征、梦境与现实的交织等在其小说的结构上起着桥梁的作用,方言与“红色语言”等在文本中娴熟的运用显示出作家驾驭语言的深厚功底。阎连科的小说创作定势在其创新和突破中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其创作主题和审美效果则在独特的叙述风格中得到加强,使其每一部作品大都能够产生出强烈的艺术感染力。

阎连科是个严格要求自我、善于总结自我、经常反思自我的作家,他的写作一直处于不断的探索和创造之中。而今,正处在创作盛年的他,凭着锲而不舍的创作精神,将会有更加斑斓绚丽的未来小说世界。

陈英群

2009年9月于新乡学院



# 目 录

## 阎连科小说创作经历及实绩

第一节 三十年成果心血凝聚	2
一、小说创作的试笔期	3
二、小说创作的发展期	6
三、小说创作的成熟期	11
第二节 四个系列成绩斐然	20
一、“东京九流人物系列”	22
二、“瑶沟系列”	26
三、“和平军旅系列”	29
四、“耙耨系列”	31

## 阎连科小说创作的心理定势

第一节 对城市的崇拜	37
一、中国城乡二元社会结构造成权利的不平等	37
二、文学家作品对中国农民苦难生活的表现	41
三、阎连科的情感体验与文本体现	44
第二节 对权力的崇拜	51
一、权力的魔力	52
二、乡村权力争夺的文本展示	54
三、乡村权力追求者的心理动因	60
第三节 对生命的崇拜	62
一、亲人病痛与死亡的记忆	63

二、作家本人遭受疾病重创的体验	66
三、文本中对生命的体悟	67

## 阎连科小说创作的主题

第一节 乡村贫瘠土地上的苦难深重	74
一、经济贫困使得生活步履维艰	75
二、天灾人祸的侵袭雪上加霜	80
三、病残的生命备受煎熬	93
四、权力的侵害无处不在	103
第二节 苦难大地上的艰难抗争	119
一、逃离土地的艰难之路	121
二、战天斗地的悲壮之举	139
三、抗击病魔的苍凉之歌	148
四、面对强权的隐蔽抗争	159

## 阎连科小说的叙述风格

第一节 寓言化的书写方式	176
一、神秘诡异的气息	179
二、夸张荒诞的色彩	187
三、寓言化书写的生命体验	191
第二节 变化的叙述结构	196
一、亡灵叙事	196
二、索源体特征	203
三、梦境与现实的交织	207
第三节 独特的语言风格	209
一、鲜明的方言化倾向	211
二、“红色语言”的黑色幽默	214

## 附录

附一：阎连科作品获奖情况	223
附二：阎连科小说发表情况	224
附三：阎连科作品结集和出版情况	228
附四：阎连科作品研究篇目	231

## 后记

阎连科



## 阎连科小说创作经历及实绩

阎连科是当今中国文坛最受瞩目的作家之一，其个性鲜明的极端化写作风格可谓独树一帜，说他是当代文坛的一个“异数”当不为过。阎连科曾经说过：“人们都说大作家应该关怀的是整个民族，整个人类，我认为中国的大作家至少要对农民有充分的理解和关怀。写小说要有大爱大恨，大情大义，不能愧对自己的父老乡亲，不能愧对自己的家乡。”<sup>[1]</sup>阎连科言行一致，可称得上是一位敢于直面人生、颇有道德正义的小说家。从事文学创作三十年来，他始终饱含着对土地和农民的热情，倾心关注和反映底层农民的生存境遇。他写作的资源取之于其曾生于斯、长于斯的河南乡村，他写作的力量来自故乡那条绵延不绝的耙耧山脉，他写作的小说牢固地扎根在中原大地上。阎连科的作品里满溢着浓郁的乡土气息，尽染了厚重的地方色彩，常常带给人强烈的情感

[1] 王久辛，心雕苦难：速写阎连科[J]，解放军艺术学院学报，2000(2)：54-58。

呼唤;作品里对苦难的极致描写充满疼痛感,对抗争的激情书写沉淀着深刻的悲剧意味,总是带给人猛烈的心灵震撼;作品里蕴含着作者对生命的深层体悟,以及对人生原初意义的执著探寻,足以带给人们无穷的回味和深刻的思索。

阎连科小说创作起步于上个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中后期就出现了一个中篇小说创作的小高潮。“他在80年代末之前已经发表了近百万字作品,其中也不乏臻于成熟的上乘之作如《祠堂》、《两程故里》等,这些作品虽然也被一些重要选刊转载过,但依然为当时追新求异的浪潮所湮没。”<sup>[1]</sup>分析阎连科这一时期发表的一批中篇小说,在故事叙述和人物塑造方面也似有自我重复的痕迹。有评论家说:“早期的阎连科没有体现出多少个人色彩,而淹没在许许多多乡土作家之中,毕竟以写实手法处理乡土题材多少总有雷同之处。”<sup>[2]</sup>因而比起那些因一两篇作品就已“出道”的作家,阎连科似乎有些“文运”欠佳,没能很快地被当代文学界所接纳。直至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阎连科鲜明的创作个性渐次显露,特别是《黄金洞》、《年月日》、《日光流年》、《耙耧天歌》等一些中长篇小说的相继推出,在当代文坛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其作品中具有冲击力的叙事风格开始引起评论界的广泛关注。进入21世纪以后,阎连科的《坚硬如水》、《受活》、《丁庄梦》和《风雅颂》等几部长篇小说在文学界连续引起巨大反响,更加牢固地奠定了他在当代文坛一线作家的位置,凸显出他业已成为中国作家群里的一个举足轻重的标志性人物。

[1] 朱向前. 农民之子与农民军人——阎连科军旅小说创作的定位[J]. 当代作家评论, 1994(6): 59-70.

[2] 孟庆澍. 乡土精神的现代阐释——阎连科小说简论[M]. //刘增杰, 王文金. 精神中原——20世纪河南文学. 开封: 河南大学出版社, 2002: 407.

## 第一节 三十年成果心血凝聚

阎连科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发表作品,他写小说的时间最早可以追溯到1975年前后。阎连科成名后在很多场合提到,他最初的写作意识萌生于一次偶然的阅读——张抗抗在《分界线》的“内容提要”或是“后记”中讲到的回城经历给了他一个启发,原来写小说也可以离

开农村,走进憧憬中的城市。他认为是张抗抗将他引入了文学道路,对张抗抗将终生怀着感激之情。张抗抗也开玩笑说,她这一生最大的文学成就是培养了阎连科。再就是阎连科在高中上学时,得知他的语文老师正在写一部长篇巨著,写小说变得不那么神秘,他相信自己也能写出小说。接下来他用了两三年的时间,果真完成了一部长篇小说《山乡血火》,虽然书稿后来被母亲当烧饭的火引子给烧掉了,但还是可以证明他确实有写小说的能力。直到他参军来到部队,写作才能才得到了充分展示的机会,从而开始了他漫长的写作生涯。时光荏苒,岁月如梭,三十年转眼一瞬间,阎连科从一个初入文学殿堂的有志青年,成长为成熟稳重的文学大家。回顾他的文学创作历程,大体上可分为三个阶段。

## 一、小说创作的试笔期

20世纪70年代末期到80年代中期,可视作阎连科创作的起步、试笔阶段,发表小说的主要类型是短篇小说。

1958年8月,阎连科出生于河南省洛阳地区嵩县田湖镇一个贫苦农民家里,在耙耧山脉的深谷里度过了他的童年、少年和青年初期。苏联作家巴乌斯托夫斯基在其《金蔷薇》中指出:“写作,像一种精神状态,早在他还没写满几令纸以前,就在他身上产生了。可以产生在少年时代,也可能在童年时代。”<sup>[1]</sup> 贫困和读书的记忆给阎连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一元多的学费都难交上,读书竟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他学习非常勤奋,还千方百计读了不少的中外文学名著。在读高二期间,由于家庭困难被迫辍学,还不到17岁的他远离家乡到数百里外的新乡水泥厂打工。1977年冬天,他在毫无准备的情形下,被家人一封电报从新乡召回,四天后即参加了刚刚恢复的全国高考,当时自我感觉作文发挥得不错,结局是没被录取。

1978年,他参军入伍,因写得一手好字,又会画上几笔,被连队选去办黑板报。正是这件看似不值一提的小事,为他一生的命运埋下了契

[1] (苏)康·巴乌斯托夫斯基,《金蔷薇》[M],李时,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0:22.

机。他当上了文书，在1979年春天被派出去参加了军区的一个文学创作学习班，并开始了小说习作。1979年秋天，阎连科在军区《战斗报》上发表了短篇处女作《天麻的故事》，从此叩开了文学殿堂的大门。他不仅写小说，还写新闻报道、通讯、小评论等，努力发稿子似乎可以改变一个底层农村兵的命运。因完成规定发表稿子的数量，他连续荣立三等功，但服役期满后，仍不得不退伍回家。常言说，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部队有规定，不能从战士中直接提干。即使阎连科再留恋部队，也只能选择回乡种田这条路。1981年底他面临复员时，家乡的村支书捎信来，让他回去当村干部。就在阎连科办完退伍手续，准备坐上火车回去的前十几分钟，突然接到了让他继续留在部队的通知。原来是部队首长看了军区汇演，印象很好，指示要把战士中的文艺骨干留下来。阎连科理所当然地得到了一个指标，原因是他创作的独幕话剧《二挂匾》在全军文艺汇演中获奖。

阎连科被部队再次召回，开始走向他人生中一个重要的转折点。田湖镇少了一个村干部，部队却为中国文坛培育了一个未来的大作家。阎连科返回部队后，奉命到军区《战斗文艺》编辑部学习。1982年12月31日，经过了一年例行公事的培训，阎连科正式接到了提干的命令，职务是师政治部文化干事。1983年9月，他考上了河南大学政教系，通过“校外班”的形式获得了正规的大专文凭。1985年，阎连科被调到连队当了四个月的指导员。这次短暂的部队基层工作，对他来说无疑是一次至关重要的感情体验和生活积累，他在后来作品中塑造了许多来自农村的部队基层干部的形象，也许与这一段生活不无关系。此后不久，他又被调到155野战医院当秘书，写作的时间也多了起来，一有空就写起他的小说来。

阎连科热情地投入到小说创作中，屡次遭遇退稿却不气馁，广种薄收也年年有文章变成铅字。从1979年到1986年的几年间，他连续发表了《天麻的故事》、《热风》、《菜庵子里的三个兵》、《烧鸡大王》、《领补助金的女人》、《士兵士兵》、《待嫁女》、《将军》、《妻子们来度假》、《归》、《村路弯弯》等二十多篇短篇小说。这些小说从整体上来看，故

事情节的设置还比较平淡,人物刻画也不够深刻。但从发展的眼光来看,在初期创作的摸索、模仿和尝试过程中,阎连科写作技巧的进步还是很明显的,渐次在消减故事生硬和文字生涩的痕迹。如发表在《百花园》1983年第3期的《领补助金的女人》就很有特色。“这篇小说似乎应作为他创作道路上一个值得注意的足迹。可以说,这是一篇现实主义短篇小说的规范之作。语言熟练,细节生动,叙述张弛跌宕,很有节奏感,结尾则是一个出人意料的漂亮的‘欧·亨利’。……这篇小说显示了他在小说创作上的才华和悟性,也显示了他的潜力。”<sup>[1]</sup>阎连科在小说创作起步和练笔阶段的显著进步,一是天分使然,更重要的是勤奋所得。

从这一时期来看,阎连科的写作带有很强的功利性,他试图通过写作来改变自己的命运,事实上也正是写作给他带来了好运。这段带点戏剧性情节的部队经历,似乎有些偶然与幸运的成分,但确实印证了“命运永远垂青有准备的头脑”这句名言。阎连科童年时的家境贫困和少年就去打小工的痛苦记忆,在其心里留下了深深的伤痛和阴影;家庭的亲情和读书的快乐很是值得回味,常在其心里泛起带有些许心酸的幸福涟漪。这一切都为他日后的文学创作积累了最初的生活素材。阎连科在《我与父辈》中谈道:“那个我有两个姐姐和一个哥哥的家庭,虽然充满着无边的贫穷,却又充满着无边富裕的恩受。父亲的勤劳和忍耐,给他的子女们树立着人生的榜样;母亲的节俭、贤能和终日不停歇的忙碌,让我们兄弟姐妹过早地感受到了一种人生的艰辛和生命的世俗而美好。这成了我一生的巨大财富,也是我写作时用之不竭的情感库房。”<sup>[2]</sup>潜藏在心底挥之不去的乡土情结,很有必要借用小说等文学形式来倾诉和化解。阎连科少年时如饥似渴地阅读的一些中外名著,无意间已培养了自身的文学素养;他坚持不懈用两年时间写了一部长篇小说习作,显示出一个创作者的欲望和韧劲。阎连科的文学才华终于在部队得到了施展的空间,他十分珍惜这来之不易的机会,抓住一切时间写作和读书。早期创作的这些练笔之作虽不免稚嫩,但作者本人潜在的创作才能已初露端倪。部队基层生活的体验和自身文学素养

[1] 张文欣,守望乡土——阎连科素描[J].牡丹,1997(5):22-32.

[2] 阎连科,我与父辈[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9:14.

的提高,为阎连科在文学道路上的发展已经做好了充分的准备。

## 二、小说创作的发展期

20世纪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中期,是阎连科文学创作的发展、高产阶段,中篇小说的数量和质量都非常突出。

《小村小河》是阎连科发表的第一篇中篇小说,最初投给《昆仑》期刊时,曾尝到了退稿的苦涩滋味。阎连科抓住一次机会,把稿子亲手交给了《昆仑》的一位编辑海波,才使得这篇小说得以起死回生。在《昆仑》1986年第1期刊登后,读者特别是部队读者反响强烈,曾引起了小小的轰动。小说还传到了前线,刊物在猫耳洞里传来传去,纸页被硝烟和泪水弄得灰黄枯皱。阎连科收到了不少读者的热情来信,他对小说的悟性也是从这儿开始的。从以往的歌功颂德开始往人的情感方面靠拢,写人的内心世界。《小村小河》所产生的反响给了作者很大信心,他感觉自己更适合写中篇,把主要精力投放到创作中篇小说上。

《昆仑》似乎成了阎连科的福地,时隔两年,他的第二篇中篇小说《两程故里》在《昆仑》1988年第1期的头条位置发表。不久,即被全国甚有影响的《中篇小说选刊》选载,后来又入选1988年的《全国中篇佳作选》。当年3月,《昆仑》和《小说选刊》编辑部联合在北京召开了“阎连科小说创作研讨会”。在某种程度上说,《两程故里》应是阎连科的成名作,作者的名字显然开始引起文坛的注意。

阎连科在坚持小说创作的同时,还头脑清醒地意识到自己需要补充文学给养。他于1989年考入了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真正圆了走进大学教室学习的梦想。军艺文学系在全国文学界可谓高标独树,声名远扬。十几年来,军艺文学系精英辈出,为当代文坛输送了不少颇有影响的作家,特别是他们创作的军事题材的作品,始终在文坛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阎连科选择这样一所军事院校深造,无疑是他人生中一次最为英明的抉择。军艺成了他文学素养的加油站,他有幸当面聆听专家教授的教诲,系统地学习文学理论知识,大量阅读中外文学作品和